

戈壁深处的一滴水

吴 婕 著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戈壁深处的一滴水

吴 婕 著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戈壁深处的一滴水/吴婕著. —西宁: 青海人民出版社,
2009. 9
ISBN 978 - 7 - 225 - 03470 - 6

I. 戈… II. 吴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73798 号

戈壁深处的一滴水

吴 婕 著

出 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 (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)
发 行: 邮政编码 810001 总编室 (0971) 6143426
发行部: (0971) 6143516 6123221
印 刷: 西宁罗兰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: 新华书店
开 本: 850mm × 1168mm 1/32
印 张: 6
字 数: 100 千
版 次: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 1 - 2 000 册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225 - 03470 - 6
定 价: 13.5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)

序

梅 卓

盛夏的高原，灼热干燥的午后阳光正好铺满了整间办公室。此时此刻，读吴婕的文集《戈壁深处的一滴水》，犹如徐徐清凉扑面而来。熟悉的海西大地，在吴婕的笔下散发出朴实无华的本色，德令哈、格尔木、都兰、天峻、大柴旦……

读吴婕的文章，可以明显感受到作者的真诚情感。她的文字是由她真纯的心田里流淌而出的。我一直认为，文学作品如果能贴近到真味，远离虚饰矫情与自艾自怜，那无论是写风卷云涌、人世历史，或一己悲欢、身边琐事，都能给人以如春风拂面一般的清新。吴婕的文章正是如此，给予读者的是质朴的真实感，即使语言文字尚不够练达成熟，但就因为那一点“真”，也是可喜可贺的。她以原汁原味的本真抒写出她的世界：吴婕笔下的海西人——马新春或是桑杰都是善良的、淳朴的、刚毅的，有着令人动容的奉

献精神、牺牲精神，让我们体味到这片土地上脉脉的温情，正是这样一些可爱的人让荒凉、贫困、缺氧、闭塞的海西大地没有那么的寂寞，多了一些生机与湿润；吴婕以纪实的笔调描述着海西雄奇壮丽的自然人文风光，借海西山水之美，抒发自己的遐思和梦想，我们可以跟随她的笔触深入海西腹地，尽情饱览，尽兴而归；而《云南游》、《西湖情思》两篇散文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温婉柔和，又让我们透过文字更多地感知吴婕伶俐可爱的女子情怀。

我曾有过这样的联想——吴婕像是一株骆驼草，一株植根于西部大漠的骆驼草，没有一丝做作，没有一丝张扬，但是，在她平凡的文字下，却充满生命的张力和激情。在萧瑟的西风中，倔强地吟唱着对这片土地的赞颂。

在翻读的过程中，骆驼草的联想只是那么一瞬，后来仔细想来，在今天急功近利的喧嚣世界中，坐下来、沉下去，在文学艺术创作的道路上苦苦求索的人们，哪一个不是戈壁上一株骆驼草？但是，谁能说那绿色没有希望的萌动？谁能说那心灵的絮语不是在呼唤着晨曦和黎明？

吴婕还很年轻，正似太阳升腾喷薄之时。她的认真勤奋令我欣喜，我只想对吴婕说：你已出发，我们期待着你走得更高、走得更远。

目 录

序	(1)
戈壁深处的一滴水	(1)
德陇草原上的领头雁	(15)
昆仑明珠格尔木	(24)
瀚海绿洲都兰	(68)
神湖之源天峻	(94)
金色的世界德令哈	(113)
红色的盆地乌兰	(130)
小香港茫崖	(142)
戈壁砌城大柴旦	(154)
盐化城冷湖	(162)
云南游	(167)
西湖情思	(182)

戈壁深处的一滴水

过去,每当人们谈起孤寡老人时,便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那段流传百世的顺口溜:孤寡老人真可怜,无人赡养无人疼;露宿街头无家归,四处流浪当乞丐;一旦生病只等死,活着不如一条狗。

而今,党和政府对孤寡老人十分关心,从人力、物力、财力等方面为孤寡老人营造了“老有所养、老有所乐、老有所医、老有所为”的社会环境,从而消除了孤寡老人的后顾之忧。更值得一提是,还有许许多多的爱心人士也纷纷慷慨解囊,用真情为孤寡老人筑起了“爱心长城”,同时也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先进人物和感人事迹。

2007年7月17日,《中国劳动保障报》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题为《高原上的生命守护》的通讯报道,后来这篇文章被选入由红旗出版社出版的《共和国之辉》一书中。接着,海西州电视台也播放了一部题为《生命的港湾》的专题片。这些新闻媒体,都在显著位置和黄金时段,连续报道了一个普通医生,20年如一日地为几

十位孤寡老人养老送终、为许多贫困患者看病治病的感人事迹。

几乎一夜之间，这位普通医生的先进事迹传遍了神州大地。这个被称之为“高原上的生命守护”者和“生命的港湾”的人，就是德令哈农牧公司医院的医生马新春。

2008年10月份，因工作需要我走进了德令哈农牧公司的医院。来到了可鲁克镇，面前是一排古老而破旧的平房，要不是门上挂着一个“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”的醒目牌子，让我实在不敢想象它就是一所医院。

走进马新春的办公室，只有十来平方米，陈设简陋，一张旧办公桌，几把破椅子，没有摆设什么奖杯奖状之类的东西，只是办公桌上放着几本医学书籍和杂志。

我就坐在一边的椅子上，马新春随手拽过一把椅子坐在我的对面。他身材魁梧，气宇轩昂，不善言语，憨厚实在。他淡淡地说：“我没啥好说的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，也是我的职责。再说，我也不想别人宣传我。”

他的表情和态度就像墙壁，似乎在提醒着我——保持距离。他的话语简洁得不能再简洁，看那意思是恨不得立马把我打发走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看我难以对

付，于是又淡淡地说：“我觉得他们不应该宣传我，我不配……我只做了一点儿普通的事，可他们硬是这么宣传，我心里倒觉得不安。”

听他这么一说，我完全明白了，他是真的不想要什么荣誉，也不想成为什么英雄，只想做一个普通的医生，实实在在地给病人看病，平平静静地生活。

这时，一个女人领着一个十来岁的男孩进来了。马新春的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。他的笑使得整个房间生动起来，真有点春意盎然之感，我眼前的黄土高坡也忽然间变得绿草如茵。

“来来，让爷爷看看，啊，你的病完全好了。嗯，明天你就可以上学去了，要好好学习啊！”马新春很亲切地打量着那个小孩。小孩有点扭捏，在马新春的怀里扭来扭去的。马新春从抽屉里拿出来两袋小食品，放到小孩的手里。这东西比什么都见效，孩子不再扭捏了，撕开口袋吧嗒着小嘴吃起来。

这时，那女人开口了：“马大夫，谢谢你治好了我孩子的病。现在你算一算，总共花了多少钱？”

马新春暗算了一阵便说：“打了十天的点滴，吃了十天的药，总共500多元钱。”

“哎呀，我家现在还拿不出这么多钱，等以后有钱了再给你拿来行不行？”那女人愁眉苦脸地望着马新春。

马新春显得很痛快：“行行行！我还是那句话，有了你就拿来，没了也就算了。”

那女人说了些感谢话，便领着孩子走了。此时此刻，马新春不知是突然想通了，还是萌发了沟通的欲望，终于打开了他的话匣子：“这个小孩得的是肺炎，在我这里治疗了10天时间，现在彻底好了，我心里也非常高兴。你们不知道，当医生的就是这样，每当他的病人痊愈后，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高兴。”

这话我相信，我们搞文学的也有同感，每当写完一件作品时，且不说写得好与坏，但心里总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高兴和快慰。

没过多久，进来了两位七八十岁的男女老人。马新春立马很亲切地迎上前：“哦，大叔大妈，你俩快到隔壁诊所里打针去，护士一直在等着你们呢！打完针之后，你俩回去把药按时吃上，别在路上着凉啊！”

等两个老人走了之后，马新春解释说：“这两个也是我抚养的孤寡老人，两个都感冒了，打两天针就好了。”

我和马新春越谈越投机，越谈话题越多了。其实，马新春也是个文学爱好者，他说他最喜爱的一首诗是：我是一滴水，无论滴到哪里，哪里就有太阳的光芒 / 我是一滴水，无论落到哪里，哪里就有生命的绿荫 / 我是一滴水，无论走到哪里，哪里就有鲜花和果实。

这滴水多么伟大啊！滴到哪儿，哪儿就有生机；落到哪儿，哪儿就有生命。我突然感觉到，这滴“水”不正是我眼前的马新春吗？

1968年10月20日，在青海省湟源县的一户农民家里，一个名为马新春的小男孩出生了。1976年，马新春刚到8岁，就随父母迁往青海省都兰县务农。他的父母都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民，大字不识几个。当时，马新春家没有牛羊，一家人除了靠几亩地维持生计以外，没有任何收入，家境极为贫困。身为长子的马新春从小就很懂事，他知道家里姊妹众多，自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，不仅要刻苦学习，而且还要在课余时间帮家里干农活，照顾弟弟妹妹。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之下，在1985年，马新春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海西州卫校的医师班。

然而，喜事到来总是伴随着苦涩和无奈。因家庭困难，马新春的母亲捧着大红的录取通知书，一时悲喜交集，泪流满面。两天后，马新春的父亲才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孩子，这个学你一定要上，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供你读书。”

马新春就这样走了州卫校的大门。他在上学期间，认真听取老师讲的每一堂课，从不迟到早退，更不与别的同学攀比，不乱花钱。每逢课余时间，别的同学都要出去玩，而马新春却独自坐在教室里，要么温习

老师在课堂上所讲的课程内容,要么做一些临床上的小实验,直到深夜。

1988年,马新春从州卫校毕业后,被分配到海西州农场医院工作。当时的农场医院规模很大,光医护人员就多达200多人,医疗水平那是有口皆碑的。德令哈的人一但有什么大病或疑难病,都要到农场医院进行救治。马新春有幸在这样一所具有一定规模的医院里工作,那份喜悦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描绘的。他将这份喜悦深深地埋藏在心底,告诫自己要用实际行动来回报社会给予他的一切,并决心将自己学到的所有知识全部用到工作上。于是,他一到岗就开始拼命地干工作,脏活累活他都抢着做,遇到患者的疑问他总是耐心地进行解答,赢得了大家的好评。

1998年,30岁的马新春被提拔为德令哈农场医院的院长。但时隔不久,随着农场的改制,医院也由原来的事业单位改为企业。紧接着,医院的职工退的退了、走的走了,不到半年时间,医务人员所剩无几,昔日的盛开之花,就这样渐渐地凋谢零落。但马新春这个“留守院长”,仍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着。

2002年,医院因地处偏僻,迁往人员密集地段开了个门诊。而这时的医院尚有数十名孤寡老人无法安置。这怎么办?一向沉稳持重的马新春的脸上增添了几丝忧虑。好友劝他:你开你的门诊,这些老人你不用

操心，别管他们了，他们自有他们该去的地方。马新春毅然决然地说：“不行，我不能不管他们，他们都年事已高，而且体弱多病，除了我任何人不了解他们的病情，他们不能没有我，我要照顾他们！”

没过多久，马新春经过多方的努力，好不容易找上了一排上世纪50年代的7间旧平房，终于把自负盈亏的诊所办了起来，并把那数十位老人也接了回来。这所门诊是由他这个“留守院长”带领3个护士，在医疗设施极其简陋的情况下办起来的。每个月，3个人只能拿到几百元的工资。

这时，我在想，医院都已经倒闭了，他这个徒有虚名的“院长”经营着这个自负盈亏的诊所，为何还要把那些孤寡老人接来呢？这不是自找麻烦吗？

马新春告诉我：“虽说农场和医院都不存在了，可一直生活在这里的农场老职工，却离不得，走不开。因为他们常年生活在高原地区，老人们大多都患有肺心病、肺气肿、高血压、心脏病等高原性疾病。患有这些病的人，如离开高原回到内地，身体很难适应，病情反而会加重，凡是回内地养老的老职工，大多在这种情形下，又返回来生活的。而且，那些老职工大多都是些无儿无女、没啥亲戚又没有住房的老人，他们只有回来投靠他了。于是，他的诊所便成了他们的寄托，成了他们最后的家。

马新春至今还十分清楚的记得,他亲手安葬的第一个病人。他的名字叫王伟。那是在1990年,患病多年的王伟回到河南老家,半个月后,老人身体极度不适,又写信给马新春说要返回德令哈。就在老人下了火车,一步一喘地正往前走着,突然一个跟头栽倒,再也没有站起来。等马新春急忙赶来时,老人已经没有了呼吸……

这个老人一直是马新春的病人,在回内地的时候,他还专来医院向马新春道过别。无奈之下,老人又回来投奔他,可是最终还是没有走到他人生最后的归宿。马新春雇来一辆拖拉机,把老人拉回诊所,买来棺材、花圈、寿衣等,烧了一大锅水,给老人洗完身子,便入土安息了。

照顾孤寡老人,是一件非常难的苦差事,与其说是对一人耐力与热情的极大考验,还不如说是对一个人良心的验证。有的老人脾气固执,难于沟通;有的老人脾气暴躁,态度恶劣;有的老人说三道四,蛮横无理;还有的老人满嘴脏话,恶语谩骂……每当遇到这些情况,马新春总是面带笑颜,一言不发,默默地忍受,直到老人平静为止。马新春知道,他是晚辈,更是医生,应该理解。他感触最深的还是老人们的那种善良、那种淳朴以及他们发自内心深处的那种感激,正是这种情感的交织,才使马新春的付出有了坚持的支

点。

爱是包容的天池，真诚可以使它沸腾。86岁的牛平定老人患有肺气肿、心脏病等多种疾病。因家在几公里之外，身边又没有什么亲人，异地就医不便，就在马新春的诊所里治了十年的病。老人年高多病，生活不能自理，吃饭、睡觉、大小便，都要马新春侍候照料。每当看到马新春为自己端屎端尿，老人常用混浊的泪眼望着他说：“马大夫，你和我非亲非故，可你这样照顾我，我怎么对得起你啊！”

有一天，一个病友给马新春提来了两瓶白酒，说是牛平定老人托他买给马大夫的。这酒在当时还算是本地的好酒，两瓶要50元钱。马新春匆匆跑去商店把酒退掉，执意把50元钱塞到老人的手里说：“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好好养病，照顾你是我的职责，我怎么能要你的酒呢！”

老人老泪纵横：“就是亲生孩子也不一定有你这样对我好呀……古人说得好，医生要有‘先发大慈恻隐之心，誓愿普救含辛之苦’。你就是我们这里的‘大慈恻隐之心’的人啊……”

还有一次，马新春收到这样一封信：“爷爷，谢谢您救了我的命，而且我们家所欠的那么多药费您都不要，长大了，我要像对待家人一样待您，把您当做亲人，孝敬您，谢谢您……”这是一个小学生寄来的信。

对马新春来说，这样的“孙子”、“孙女”许多，许多……。

正在这时，进来了一个40来岁的女人，她二话也没说，从马新春的办公桌上拿了一个体温表就走了。马新春望着她的背影说：“她是我的妻子，也是我的助手。”接着，他又笑了笑说：“刚开始，她根本不理解我，成天跟我吵跟我闹，我真的拿她没有办法。可后来，经我多次的讲例子作比方，然后让她亲眼看看那些孤寡老人是多么信任我，多么离不开我，久而久之，她也被这种真情所感动，就不由自主地成了我的得力助手。”

我问马新春：“这20多年来，你干了那么多的好事善事，大概不会有什么遗憾的事吧？”

10

听我这么一问，马新春的脸色突然变了，眼里不由地闪动着泪花。半天他才唉声叹气地说：“这些年来，我为多少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孤寡老人，养老送终，一手操持，不图任何名利，只为那些孤苦无依的生命最终能有一个正常人的归宿。可是，在我的心里，有一件事永远使我不得心安，将会永远成为我锥心刺骨的痛，这也是我这一生中最遗憾的事。这就是，作为长子的我，在老父亲的生命终止的最后时光里，没能送上最后一程……”

马新春的父亲去世的时候，正好是那年的春节前夕。马新春接到家里的电话，说父亲病危，要他火速回

家。他接完电话后，急匆匆地赶回湟源老家，打算要为一操劳一生的父亲敬一份最后的孝心，好好陪陪处在昏迷中的父亲。然而，就在他回到湟源老家的当天，诊所里的护士打来电话说一位老人病危，让他马上回来抢救。这怎么办？他思谋了半天后，便对母亲说：“诊所里有个病人危在旦夕，我得马上赶回去。”

家人很不理解地说：“你的父亲重要，还是你的病人重要？再说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哪有不过年的？你这是图什么呀？”

马新春流着眼泪，一边拉着母亲的手，一边很耐心地解释说：“我知道父亲的病重，但他有那么多伺候的人，而我的病人是个无儿无女的人，除了我以外还没有一个能伺候的人，也只有我回去后才能救得了他，万一他不行了，那身边连一个人都没有啊！”

11

最终在母亲和弟妹们的唉声叹气中，马新春回到了德令哈，回到了他的病人身边。因抢救及时，病人转危为安。马新春刚坐下来，还没来得及休息，湟源老家的电话又来了，说父亲已经去世了。马新春顿时目瞪口呆，手里的听诊器也不由地掉在地上，久久缓不过神来……

当天晚上，马新春又匆匆坐上了回湟源老家的火车。当他赶到家里时，老父亲已经入殓了。他一下子扑倒在父亲的灵前，愧疚之感油然而生，他号啕大哭，长